

太阳光透过云层,投射在群山山头,光影斑斓,色彩缤纷。偶尔有牧人骑摩托车放着音响飞驰而过,反倒增添草原的静谧。

一条河与一个民族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一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本想沿雅鲁藏布江向东,到山南加查县朝拜拉姆拉错,西藏寻找历代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灵童,都是通过观看拉姆拉错所现的异象,确定寻访方向,而善男信女们可以从湖水的倒影中,看到自己的未来。不过,去往加查的公路无法通行,我们遂改道向南,去寻访仓央嘉措的故乡错那县勒布沟。

去错那的路很不好走,一直在大山里转悠,山道险峻,峭崖很陡。好在途中经过哲古错和哲古草原,美丽的湖光山色和草原风光,扫去我们长途颠簸的疲惫。

翻过鲁古拉山口,就看到哲古错。哲古错是野驴的栖息地,是野鸭、黑颈鹤和许多不知名的鸟的天堂。天光湖影,美不胜收。哲古错像一颗绿松石,镶嵌在哲古草原上,给我们惊喜的同时,又让我们对哲古草原产生美丽期许,而大草原并没辜负我们的期望。哲古草原海拔4600米,汽车像大海中一叶小舟,在草原上跳跃,硬是闯出一条路来,既新鲜,又刺激。不时有火狐狸在远处盯视我们,又不时有大鸟被汽车惊得冲天而起,野驴就不远处低头吃草,或者是舔盐花,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,既漫不经心,又保持警惕,藏羚羊则显得很胆怯,稍有风吹草动,马上扬开蹄子远遁。山脚下,成片牦牛低头吃草,远远看去,一动不动,静止一般。太阳光透过云层,投射在群山山头,光影斑斓,色彩缤纷。偶尔有牧人骑摩托车放着音响飞驰而过,反倒增添草原的静谧。

过了哲古草原,天开始酝酿云情雨意,空气中有大雨的味道。不一会,大雨呼啸而至,山脚下雨,山头却飘雪。又翻过一座海拔5000米的高山,又穿过一群低头食草的牦牛群,拿日雍错就到了眼前。我在西藏看到的所有湖,都是安静的,水波不兴的,而拿日雍措却像个坏脾

气男孩儿,使着性子,兴风作浪,让人在湖边站不住脚。20公里外曲卓木河谷生长着千年沙棘林,蔚为壮观,高的有十几米,粗的有四五米,场面之壮阔,令人咋舌。

冒着雨,进入错那县,我们决定住下,第二天去勒布沟。

晨起,雨雾。通往勒布沟的波拉山云雾浓厚,怎么扯也扯不开,在山间缭绕、盘旋。汽车在云中行走,看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,只听到松风、瀑布的声音。几乎是在垂直下降,从海拔4500米直落到海拔2800米,当车拐过第100个U型弯后,就进入勒布沟,而这时,太阳也露出了脸,给山头些许亮意。雾住一起聚拢,形成一片片云块,雾幔之后的山情水色,一一显露出来,真不敢相信,在世界屋脊上,竟有林深草密的热带雨林。

勒布沟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,正面迎接印度洋气流,形成独特的原生态美景,呈现雪山、草甸、花海、原始森林、飞瀑、溪流、珍禽的生态环境。进入沟底,瀑布、岩画,一一闪过,猛抬头,看到“将军桥”和“张国华将军前线指挥部”的指示牌,这里竟然是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前指所在地!一时很意外,很激动。跨过将军桥,进入山谷,虽然当年那场战斗的痕迹,早已淹没在岁月时光里,掩埋在繁茂树木下,但山峰如剑,山风如歌,耳边依然回响激越的冲锋号和枪炮的轰鸣。张国华将军指挥部旧址正在修复中,只不过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竹寮而已。很难想象,这几乎就在印军炮火底下,蛇虫走兽出没的山沟沟里头,竟然隐藏着这场战争中我军最高指挥所。看看眼前低矮的竹屋和隐秘的密林小径,回想那场完胜的自卫反击战,心里对张将军充满敬意。

勒布沟往南,就是门隅达旺地区。历史上,门隅有32个乡,其中四个乡归错那县管辖,28个乡归达旺寺管辖。上世纪中叶,印度先偷偷占领达旺,进而占据整个藏南地区,并且越过麦克马洪线,修建军事设施。1962年10月,经过几年的准备,尤其是战备物资的筹备调集,

对凌霄,我怀有偏见很多年而不自知。我当然读过《致橡树》。无法不受到影响。它是爱情里的小人,俗世里一心只想借攀附别人的高枝来炫耀自己。所以一开始,家里人买了两株凌霄种在老家院子里的时候,我是有些鄙视的。但是当凌霄一个劲地长,兴致勃勃铺了半个院落的时候,我被它征服了。瞧它的花朵啊!是一种亮丽的橙色,暖暖的,非常高昂。像一个个的老式唱片机,文艺电影里的那种。淌着的,却不是颓废的靡靡之音。而是铜管乐。低沉,却有力,并且偶有激越。一朵朵的凌霄盛开,是铜质的。它吹奏的歌声,推得动暗室壁垒里的陈年往事,把它们推到阳光里。凌霄是色调热烈而自带治愈气质的花朵。这才是凌霄的真心本来面目。

凌霄,逼近。霄,云霄。它本来的面目是具有凌云之志,自带冲天气势。我已懂得了自己的偏见。不想带着不平之气来说凌霄。我宁愿叫它《诗经》里的名字,苕。 “苕之华,芸其黄矣;苕之华,其叶青青。”苕

气男孩儿,使着性子,兴风作浪,让人在湖边站不住脚。20公里外曲卓木河谷生长着千年沙棘林,蔚为壮观,高的有十几米,粗的有四五米,场面之壮阔,令人咋舌。

冒着雨,进入错那县,我们决定住下,第二天去勒布沟。

晨起,雨雾。通往勒布沟的波拉山云雾浓厚,怎么扯也扯不开,在山间缭绕、盘旋。汽车在云中行走,看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,只听到松风、瀑布的声音。几乎是在垂直下降,从海拔4500米直落到海拔2800米,当车拐过第100个U型弯后,就进入勒布沟,而这时,太阳也露出了脸,给山头些许亮意。雾住一起聚拢,形成一片片云块,雾幔之后的山情水色,一一显露出来,真不敢相信,在世界屋脊上,竟有林深草密的热带雨林。

勒布沟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,正面迎接印度洋气流,形成独特的原生态美景,呈现雪山、草甸、花海、原始森林、飞瀑、溪流、珍禽的生态环境。进入沟底,瀑布、岩画,一一闪过,猛抬头,看到“将军桥”和“张国华将军前线指挥部”的指示牌,这里竟然是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前指所在地!一时很意外,很激动。跨过将军桥,进入山谷,虽然当年那场战斗的痕迹,早已淹没在岁月时光里,掩埋在繁茂树木下,但山峰如剑,山风如歌,耳边依然回响激越的冲锋号和枪炮的轰鸣。张国华将军指挥部旧址正在修复中,只不过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竹寮而已。很难想象,这几乎就在印军炮火底下,蛇虫走兽出没的山沟沟里头,竟然隐藏着这场战争中我军最高指挥所。看看眼前低矮的竹屋和隐秘的密林小径,回想那场完胜的自卫反击战,心里对张将军充满敬意。

勒布沟往南,就是门隅达旺地区。历史上,门隅有32个乡,其中四个乡归错那县管辖,28个乡归达旺寺管辖。上世纪中叶,印度先偷偷占领达旺,进而占据整个藏南地区,并且越过麦克马洪线,修建军事设施。1962年10月,经过几年的准备,尤其是战备物资的筹备调集,

对印自卫反击战在1000多公里边境上全线打响,以完胜收官,中印边境自此稳定了半个多世纪。

勒布沟是门巴族重要积聚地,森木扎原始森林岗亭瀑布在麻玛门巴民族乡。我们顺着山涧向上,寻找瀑布。天下起细雨,山路越发湿滑。涧水轰鸣,不绝于耳,铁干虬枝的松树上挂满松萝,像老人的胡须,各种植物相生相伴,呈现原始生命的生机与渴望。在一个被哈达与经幡包裹着的石洞口,一块牌子写明:仓央嘉措讲经台,这又是一个意外惊喜。这位24岁被清廷废黜并逝于押解途中的六世达赖喇嘛,也许并没有想到,后人记住并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的讲经弘法,而是不为当时见容的惻惻缠绵的情诗。“住进布达拉宫,我是雪域最大的王,流浪在拉萨街头,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”,仓央嘉措为姑娘们写的情歌,如今在拉萨街头传唱,不知道濡湿了多少姑娘的芳心。

一直以为勒布沟是仓央嘉措的故乡,但讲经台前的说明文显示,达赖六世的故乡在勒布沟向南的门隅。勒布沟是仓央嘉措14岁住进布达拉宫被册封六世达赖之前生活的地方,勒布沟的山水养育了他,播下他萌发爱情的种子。离讲经台不远的地方,有座不足10平方米的石屋,当地人叫离宫,相传是仓央嘉措居住的宫殿。从这意义上说,勒布沟是仓央嘉措的故乡倒也没错。

勒布沟东边30公里的浪坡乡东章瀑布,名气很大,那是藏人心中的圣水,过去,藏人常跨过湍急河流上的小桥,到瀑布下接圣水。2001年,河上的小桥被印军拆了。我们顺着咆哮的溪水,经过13公里的深坑路,走到小路的尽头,东章瀑布就在河的对面,我们只能远远眺望。河对面,两个穿迷彩服的大胡子吼里咕噜朝我们挥手,大概示意我们快快离开。雨越下越大,天越来越暗,我们偏偏没有离开的意思,挤在一间废弃建筑的屋檐下,与大胡子对视。虽说,东章瀑布看上去也当不得壮观一说,但现在被别人控制着,这心里有说不出的郁闷。

再望一眼东章瀑布,再望一眼山沟暮色,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诗人与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这情形,仓央嘉措早就描述过:“最好不相知,如此便可不相思”。

再望一眼东章瀑布,再望一眼山沟暮色,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诗人与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这情形,仓央嘉措早就描述过:“最好不相知,如此便可不相思”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边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淨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响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

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抉择的命运。不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音乐私语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那些一去不返的夏天

坐看苍苔

回想童年的夏日夜晚,就像一块老棉布,铺在回忆里,清凉而安谧。

外婆家和邻居家合凿了一口井,井水冬暖夏凉。打上一桶,置于檐下,双臂伸进去,淹没至肘腕,瞬间,酥麻麻的凉意沿着臂腕传至心里。

惬意的夏夜始于晚餐。家人用网兜装一瓶啤酒、一只自留地里现摘的西瓜,扔进井内,吊上两小时。取出,酒瓶上布满“汗珠”,细细密密。擦干,又捋出一层。一瓶啤酒,够外公外婆各人一碗。我嘴馋,贪恋开瓶时的泡沫,凑上去唆一口,仿佛云朵从唇间飘过。瓶盖一律留着,外公会将它们挨个扣在门前泥地上,取代砖块。夏天过去,门口多出一尺见方的由啤酒瓶盖铺成的地面,好似一个雪花牌方正。

黄昏正式到来,蚊虫开始活跃,唱歌跳舞,呜呜泱泱,死皮赖脸的德性。家人在小姨号召下纷纷用蛇皮袋套住老腿吃饭,以避蚊子骚扰。

饭后吃西瓜,咬上第一口,就像夏天里尝到第一支冰棍,门牙酸得咯噔咯噔。乡邻开始走动,乘凉,闲聊。这是一天当中最舒坦悠然的时光。老妪手握蒲扇,晃到别家串门,边走边用蒲扇拍打手臂和大腿,以驱赶蚊虫。

撤去饭桌,搬出一张小长桌,铺上格子老棉布,这张桌子总是被我独享。将房间门口的电视调整方向,透过堂屋窗户,便于观看。后门口,竖着一根竹竿,顶端是天线。如果节目不清晰,小姨抱着竹竿缓缓旋转,我站在电视机前配合。

好了吗?还没呢!现在呢?清楚一点啦!现在呢?好战好战!就这样!……

只要天晴,吃过晚饭,左邻右舍陆续围拢过来。外婆让我端出一张长凳,再端出一张长凳。他们谈论谁家的女儿出嫁了,嫁了什么样的人家,谁家两口子吵嘴了,谁家水稻种得最好,稻飞虱用何种药水驱除,哪个人身上的布料不错,穿着凉快,

有时会发出或贸然或悠长的大笑。

他们聊他们的,我躺在桌子上认出北斗七星,再凭借北斗七星勺底的那颗星,试图找出北极星的位置。

回想起来,真是好风如水!

外婆讲,只要将“梭子星,扁担星,扁担头上七颗星”一口气说上七遍就会变聪明。我为获此秘诀窃喜不已。大人聊天之际,便是我苦练之时。一个人不动声色且苦心孤诣地动着嘴巴。要一口气说完,真的很难,但我丝毫不气馁,一遍又一遍练习,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。直到众人陆续归去,依然沉醉于此,像猫儿很投入地要玩自己尾巴。

乡村人家有土生土长的时令蔬果。黄瓜,丝瓜,冬瓜,豇豆,毛豆,豌豆,扁豆,茄子,番茄,马铃薯……长扁短圆,红肥绿瘦。自留地里的一叶一花,一蔬一果,可爱又美味。经常吃的是黄瓜土豆鸡蛋汤。黄瓜很粗,像挑得动粪桶的中年村妇的臂膀,削成条,汆入汤,清香可口。这股再也找寻不着的清香,离乡之后才后知后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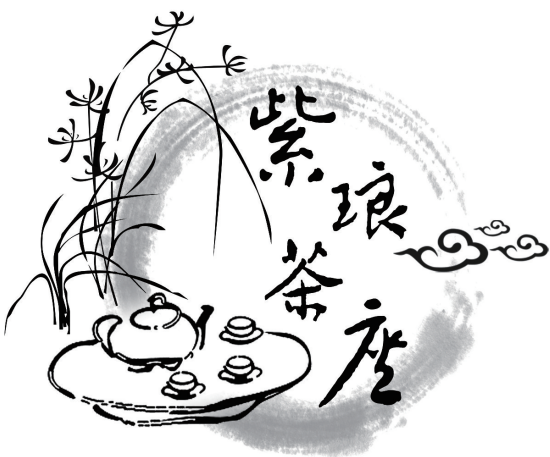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年五一回去,外婆领我去屋后看新蒔的芋艿。她看着芋艿苗,微笑着。记起有一年,外公在屋子东南的空地上种了很大一块芋艿,成熟时节,东风吹来,很有莲叶田田的气势。外婆说,要吃芋艿到时候回来取。我想还是自家种的好吃。事实上,即便是自家种的蔬菜瓜果,好像也很难吃出童年夏天的味道。

有一段时日,只有小姨和我在家。她自创土豆饭,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。晚饭后钻进房间,小姨剖开西瓜,一勺一勺舀入碗内,再剔去籽,拌上白糖,才递给我。吃着西瓜,吹着风扇,看频道极少雪花极多的黑白电视节目,紫茉莉的芳香透过纱窗渗进来,一阵一阵……

以后的岁月,问及好些人,“你吃过土豆饭吗?”他们简单的否认让我感到惆怅,童年不再,一个人行走般的孤独。

对了,还有萤火虫。那时候,萤火虫繁多,一点儿都不稀奇。晚饭后,我催家人找来瓶子,还记得是蜂花牌洗发精的瓶子。握在手里,瓶口向上,晃一晃,萤火虫乖乖地自投罗网,简直是一个不会令人失望的游戏。睡觉时将它们圈养蚊帐内,在欣赏它们闪闪星光中进入梦乡。早上醒来,不见它们的亮光,以为逝去,令人生出淡淡忧伤。

童年夏夜的人情风物,一件件,一桩桩,清晰如昨,却又遥远得像留在上辈子。



人类时时感到恐慌,但了不起的是人总能从各种方面以各种形式获得自由。

“自由”的涵义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他

苕

它吹奏的歌声,推得动暗室壁垒里的陈年往事,把它们推到阳光里。凌霄是色调热烈而自带治愈气质的花朵。这才是凌霄的真心本来面目。

它是一种多么有劲头的植物!

对凌霄,我怀有偏见很多年而不自知。我当然读过《致橡树》。无法不受到影响。它是爱情里的小人,俗世里一心只想借攀附别人的高枝来炫耀自己。所以一开始,家里人买了两株凌霄种在老家院子里的时候,我是有些鄙视的。但是当凌霄一个劲地长,兴致勃勃铺了半个院落的时候,我被它征服了。瞧它的花朵啊!是一种亮丽的橙色,暖暖的,非常高昂。像一个个的老式唱片机,文艺电影里的那种。淌着的,却不是颓废的靡靡之音。而是铜管乐。低沉,却有力,并且偶有激越。一朵朵的凌霄盛开,是铜质的。它吹奏的歌声,推得动暗室壁垒里的陈年往事,把它们推到阳光里。凌霄是色调热烈而自带治愈气质的花朵。这才是凌霄的真心本来面目。

凌霄,逼近。霄,云霄。它本来的面目是具有凌云之志,自带冲天气势。我已懂得了自己的偏见。不想带着不平之气来说凌霄。我宁愿叫它《诗经》里的名字,苕。 “苕之华,芸其黄矣;苕之华,其叶青青。”苕

它是一种多么有劲头的植物!

对凌霄,我怀有偏见很多年而不自知。我当然读过《致橡树》。无法不受到影响。它是爱情里的小人,俗世里一心只想借攀附别人的高枝来炫耀自己。所以一开始,家里人买了两株凌霄种在老家院子里的时候,我是有些鄙视的。但是当凌霄一个劲地长,兴致勃勃铺了半个院落的时候,我被它征服了。瞧它的花朵啊!是一种亮丽的橙色,暖暖的,非常高昂。像一个个的老式唱片机,文艺电影里的那种。淌着的,却不是颓废的靡靡之音。而是铜管乐。低沉,却有力,并且偶有激越。一朵朵的凌霄盛开,是铜质的。它吹奏的歌声,推得动暗室壁垒里的陈年往事,把它们推到阳光里。凌霄是色调热烈而自带治愈气质的花朵。这才是凌霄的真心本来面目。

它是一种多么有劲头的植物!